

# 《六天》:不只是枪战



王文珏

【关键词】1980年伊朗驻英国大使馆事件 英国特种部队一战成名

为人熟知的荒野求生节目主持人贝爷,能手刃鳄鱼,也能和奥巴马共进晚餐,片中他惯用各种野外生存工具,发达的肌肉和高超的生存技巧在民间和军方之间切换。他的职业背景,实际上就来自于世界上最老牌的特种部队——英国特种空勤团,简称SAS。这支部队诞生于二战期间,其后为各国效仿,组建由本国特色的特种部队:美国的三角洲、海豹,以色列的摩萨德,俄罗斯的阿尔法……各种高精尖,各种酷帅,是银幕最爱。

SAS是打CS时很多人热衷扮演的角色。最让他们一战成名的,是1980年伊朗驻英国大使馆被劫持事件。而整个事件的起因、发展、解决方式,充满了浓厚的“八零味”,英国的内因和世界的外因,使一场速决战演变成拉锯战,最后又重新回到速决战。最有味道的,甚至不是主角SAS,而是时代的风波里,旧浪花和旧石头的模样。

1980年4月30日,六名自称阿拉伯斯坦的武装分子突袭伊朗驻英国大使馆,扣押26名人质,要求释放监狱里的90多名犯人,并要求大巴和飞机安全离开,不然两个小时杀人。英国将正在训练的SAS紧急调入。

风云骤急,主战和主和两派都希望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危机。SAS代表的军方希望速战速决,警察厅则寄希望于心理战,谈判手段来化解危机。26名人质,26条命,处理不好,国际上颜面不好看,国内会失望情绪沸腾……于是,事件不断在两种方式的幕布中蜿蜒前进。

1980年春,国际形势极其微妙,捋一捋: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才过去没几年,一旦解救失败,很容易成为第二个靶子被口诛笔伐;1979年底,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为人质,总统卡特能做的甚少,只能用外交和经济施压,然而直到444天后,六名美国人才仓惶逃离德黑兰……而1980年9月,两伊战争“即将”爆发。

放眼当时整个国际,有的地方在拔河僵持,有的地方箭在弦上,有的地方瞬间惨烈。而英国国内,则是撒切尔夫人刚上台。

这才是最大的政治背景。片中撒切尔始终没有露面,但她的指示,是最重要角色。当所有策略放在桌上,怀柔方、主战方各有各策时,她是给出底线的人:不妥协!不答应任何条件!不许提供大巴和飞机,不送他们出境!就在英国本土解决——让国际社会看看英国人是怎么对待恐怖分子的。撒切尔的强硬,一方面出自性格,一方面出自内政外交的需要逼迫。这也导致事件最终的控制权,回到了SAS手中——此时,已过去了五天。

了解这一切后再回头看SAS,他们是大情势下的执行器。为国际称道的是,他们是训练有素,不负众望的执行部队,一战而奠定自己的地位,也奠定了类似危机的某种处理模式。这五天他们没闲着,不断地模拟演练各种模式,如果用大巴载人离开,怎么在六秒内破车而入,毙敌又保人;方案改为突袭室内后,他们迅速搭建这座复杂堡垒的等量模型,不断反复排演时、空、地、人,作出最严谨,完美的努力。

这一部分是很多军械迷的最爱。完美复刻当时战术、装备,让一个远去的国际事件纤毫毕现重新出现在银幕。尽管结局已知,那沉重面罩下的一呼一吸,还是很好地把人们带入了紧张。

影片保留了历史的残酷、决绝,也保留了历史的忧伤,无奈。在谈判中,无论是心怀希望,迟迟下不了手的恐怖分子头目,还是心怀慈悲,争取时间斡旋力争谈判解决的英国警司,实际上都是一种悲剧角色。时间和空间,混乱的国际局势和当时当下的英国内政,实际上不容许这种“软度”的存在。可以说,这部影片里SAS进行了动作枪战的担当,而英国警司则是内心担当。一静一动,他们是命运的载体,有为与无为的交界。

如今拿出这个题材,老历史无疑有了新意义。内政部出身的新铁娘子梅姨,总有意无意承袭着撒切尔的强硬,常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金句。可如今欧洲恐袭乌云已远非昔比,恐怖分子们甚至根本就不要求谈判,只求最大程度伤害,不惜自害。出路又何在呢?当熟悉了时事脉络,一部看起来没那么惊悚的电影,会在历史长河里,显现出新的回味。而全英班底的影片,也不想把片子拍得成尖峰时刻。他们就像自己国家的现在那样,徘徊在强硬决绝和悲伤迷惘的边缘。



9月8日,演员薇薇出席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非竞赛单元影片、吴宇森导演作品《追捕》拍照式。

三次击中立柱 主场憾平苏宁

## 泰山队遭遇“门柱魔咒”

去。“伤愈复出的塔尔德利有些遗憾地总结。其实,泰山队原本计划用一场胜利开启联赛最后阶段的征程。而苏宁队两名主力后卫的缺阵,也给了泰山队这样的机会。再加上泰山队头号射手塔尔德利的伤愈回归,增添了泰山队“火力全开”的勇气。主帅马加特在赛前放出豪言:“我们要展示出攻势足球的魅力。”

赛前越是高调,比赛越是令人失望,这似乎成为了马加特的一个定律:对阵国安队时如此,对阵权健队时如此,对阵申花队时如此……这场对阵苏宁队依然是如此。

泰山队一上来的进攻,就让主打防守反击的苏宁队有些吃不消。王彤和刘彬彬联手打造的右路在上半场尤为活跃,王彤更是获得单刀机会,只可惜他将球打飞。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泰山队浪费必进球机会的开始。随后的时间

里,刘军帅门前半米的头球攻门击中了立柱;刘彬彬的单刀推射滑门而过;佩莱的铲射击中立柱;佩莱的凌空推射再次击中立柱。

全场比赛,泰山队控球率高达61.9%,比对手多出23.8个百分点;射门数多达18次,比对手多13次;传球次数470次,比对手多243次;进攻三区传球119次,比对手多71次。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分伯仲的0:0。

对于这样的结果,马加特也有些接受不了:“像这样一场比赛,发生的概率比较低。我们面对以防守为主的球队,踢得非常好。从一开场,我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就是向对方腹地进攻,也制造了很多的机会。我们全场都控制了比赛节奏,大雷几乎整场比赛都不需要作出扑救。只是最终没有成功把皮球送入球门后面,不是击中立柱,就是滑门而出。对于球队来说,非常

非常遗憾,结果无法令人满意。”

事实上,除了泰山队球员自己浪费机会和运气不佳之外,济南奥体中心的草皮也“坑”了自家。由于比赛之前,奥体中心刚刚举办了周杰伦演唱会,草皮受到不小的破坏,比赛的流畅性受到一定的影响。比赛中,塔尔德利有一次带球突破,防守队员没有拦住他,但是却却被草皮拦住了。对此,前国脚徐阳吐槽说:鲁能球员就像在地下干活一样。

战平苏宁队之后,只拿到1分的泰山队,恐怕很难保住前三名的位置。9月10日,泰山队身后的华夏幸福队和天津权健队将登场,一旦两队同时取胜,泰山队很有可能被挤到第五名的位置。对于志在冲击亚冠资格的泰山队来说,接下来的每一战都非常关键,塔尔德利代表全队发声:“要拼到最后一场!”



## 女排大冠军杯中国提前夺冠

据新华社日本名古屋9月9日电 国际排联女排大冠军杯9日结束第4个比赛日,随着美国以3:2击败日本队,中国女排提前一天确定夺冠。

当日,中国女排以3:0击败欧洲传统强队俄罗斯(上图)。随后,巴西以3:0击败韩国,美国3:2力克日本。至此,中国队以四连胜的成绩,排名第一。紧随其后是美国3胜1负,巴西和日本均为2胜2负,俄罗斯1胜3负,韩国4战皆负。

女排大冠军杯采取单循环赛制,排位由胜场和积分决定。中国队4战皆胜已积11分,美国队积7分。因此,即便最后一天的比赛美国全胜获3分,也无法超过中国队。

2017年女排大冠军杯9月5日至10日在日本东京和名古屋举行,共有6支队伍参赛。中国女排以3:1逆转美国队,3:2击败巴西队,3:0分别击败韩国队和俄罗斯队。10日,中国队还将对阵东道主日本。

此次是中国队时隔16年再度夺得女排大冠军杯冠军。女排大冠军杯从1993年开始举办,每四年举行一届,今年是第七届。中国女排参加了前四届比赛,曾于2001年夺冠,但在2009和2013年因未能在亚锦赛夺冠而无缘参赛。



## 纳达尔、安德森挺进男单决赛

据新华社纽约9月8日电 西班牙人纳达尔(上图)和南非选手安德森8日分别挺进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

两度问鼎美网的纳达尔半决赛对手是8年前美网冠军阿根廷人德尔波特罗,后者当晚只在首盘发挥出八强战中淘汰瑞士天王费德勒时的良好状态,其余时间里看上去非常疲惫,如同梦游。第一盘阿根廷人抓住两个破发点中的一个成功破发,以6:4取胜。但第二盘开始,德尔波特罗仿佛陷入噩梦,在以“吞蛋”告负第二盘后,第三盘他依旧不见起色,很快连丢3局,随后德尔波特罗终于保发成功,但纳达尔此时已不可遏制,他以6:3拿下第二盘。第四盘阿根廷人已没有斗志,很快以2:3落败。

31岁的纳达尔本赛季已3次杀入大满贯赛事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3个大满贯决赛,西班牙人距离他的第16个大满贯冠军只差一场胜利。

利用本届美网众多大牌选手的有利条件,世界排名第32位的安德森实现了个人在大满贯赛场上晋级单打决赛的历史性突破。他当日以4:6、7:5、6:3和6:4战胜西班牙12号种子布斯塔,成为52年以来首位闯进美网男单决赛的南非人。此前安德森一直游走在大满贯八强附近,闯入半决赛已创造历史,而今杀入决赛更是历史性突破。

## 中超烽火

本报记者 王磊

9月9日晚,休战半月的中超联赛重燃战火,泰山队在主场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最终被江苏苏宁队0:0逼平。本场比赛,泰山队期待中的进攻火力的确得到提升,但门柱却一次次将泰山队的必进球拒之门外。

赛后,北看台上的泰山球迷充满了包容性地高喊着“继续战斗”,但泰山队的将士却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球员一个个站在北看台前,望着看台上依旧斗志昂扬的球迷,感觉有些对不起他们的加油助威。与胜利后的载歌载舞不同,这一次他们不是低着头,就是不停地双手掩面,还有球员仍沉寂在比赛中,讨论着为何射门就是进不了。

“这就是足球,有时候死球就是踢不进门里

责任编辑 刘君



隐藏在名画中的杀局——

## 清明上河图密码

冶文彪

“我让他去河里洗,他却忙着要去请大夫。厨房水缸、缸沿儿、盆子、菜筐子里到处沾的血。还好上午店里没人,若让客人见了,还敢做生意?尤其门边这一大摊,我铲了,两锹炉灰都没吸干净,这会儿还有印子呢。”

张用弯下腰拿灯照过去,见门边地面上果然有一大片灰印子。他又弓着背朝厨房一路细细照过去,地上也隐隐有些扫抹后的暗痕,仔细瞧,辨得出原本是一滴一滴,或左或右或中间,横隔不过一尺,断断续续一直延到厨房里头。厨房临着河岸,灶台靠着里墙,一张大案板摆在窗边。墙角则是水缸,缸沿上果然有两滴血痕。张用又照向菜筐,菜筐沿儿上也有几点血迹。

他回头一瞧,其他几人都跟了进来,他从那菜筐里取出一根青头萝卜,回头问:“解八张嘴里含的那根萝卜呢?和这个一样吗?”

“一样!”阿蔡叫起来,“怪道今早我来省时,菜筐里菜叶子上有几点血迹!我还骂我丈夫张着用拳头到处乱摸,赶紧把那几片菜叶子摘下来丢了!”

解八嘴里插的那只萝卜我收在柜子里了……”单十六忙转身出去,很快又转回来。手里拿着个旧布卷儿,他打开布卷儿,里头是个青头萝卜。

张用将手里的萝卜并过去一比,果

然一样,根须上都沾着些红泥。

“那凶犯钻进这厨房,咱们都没听见!”阿蔡怪嚷起来。

“昨晚月光钻进我房里,我也没听见,哈哈——”张用笑着走了出去,来到店门外,其他人全都跟了出来。棚子下左右各摆着一张方桌,两根条凳。

阿蔡指着左边靠外那根凳子:“就是这头有一小摊血。”

张用俯身一照,地上也有片乌印子。他略想了想,而后直起身子,笑着朝河边望去。

阿蔡在一旁又说:“我去洗帕子和布,到河边一路滴的都是血,不过白天下船来往的人多,都踩没了。”

张用回头望向胡小喜:“这里已经查完,咱们去看那唐浪儿的命地。”

张用初断凶案

经过一番调查,张用已经推断出谁是罪犯,开始为众人解答谜题。

张用跳下驴子,走到那草洼边,一把掀开那旧布单。底下果然是一具尸首,仰天躺着,嘴里插着根红头萝卜,脖颈上一道深口,血已经凝成发黑。死状和唐浪儿完全一样。

胡小喜忙也下驴,走下地。除了伤口和那根萝卜,却再瞧不出其他。他望向张用,张用盯着那尸首,眼珠不停地转,舌头不住弹响。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哦?是谁?”

“你去给那个程介史报个信,咱们去力夫店说。还有,你最好顺路再去查一个人,牲马,是个箍桶匠,不知道这人是谁是活——”张用转头望向岸上那个姓杨的,“那马哑子住在哪里?”

“嗯……陈桥门外青林坊。”

“赶紧去!”

“可是……程介史最不愿闲杂人插手案子。”胡小喜忙说。

“那他愿不愿找见凶手?”

“张作头,你真的知道凶手是谁了?你可别戏耍我,害我叫了程介史来,他那性子可不是好戏耍的。”

胡小喜又假意让了让,这才嘻嘻笑着收回钱,道声别,骑着驴子望陈桥门外赶去。快到青林坊时,正巧碰见了程介史和范大牙。他忙迎上去将张用的事情禀告了一遍。

张用站在店中间,又朝程介史躬身一拜,开口说道:“讲这萝卜案之前,得先说一段前缘。话说三年前端午那天,天降暴雨,黄河决堤,顷刻间便淹没澶州顿丘县。数千户中,有九个人扒上一只木筏,侥幸逃生。他们分别是裱画匠麻罗、泥炉匠江四、帮厨解八、面匠唐浪儿、箍桶匠马哑子、卖肥皂团的郑鼠儿、轿夫乌扁担、砧头匠牛、猫窝匠柳七……”

## 连载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ujun@dzwww.com



透视“中国制造”生存状态——

## 艰难的制造

阿耐

制造业前路坎坷,柳钧陷入迷茫

市一机的股东之一杨巡听得柳钧这样一个身家清白的大好青年要来市一机,特意放下手头工作,赶来亲自考察。待有人通报进来,他亲自站到办公室门口,一边拿一双阅人无数的眼睛透视柳钧,一边接了柳钧新印名片的第一张。

柳钧见杨巡深凹的眼眶中目光敏锐,大约不到一米七的身体充满爆发力,一看就是个精力旺盛手段强硬的人。

两人进办公室稍微寒暄了几句,杨巡便认为自己已经摸清这个几乎清静见底的人,就一个电话找来老总汪总,让陪柳钧下车间看设备。杨巡料定五十几岁、资格极老的汪总不服气这个安排,那么他正好再认识一重柳钧的德性。

柳钧当然看得出汪总的不情愿,因此他出门就很实在地道:“不敢有劳汪总,请汪总另外安排一位工程师领路。这么大的市一机,走一圈都够累。”

“呵呵,不碍事。市一机不止这么大,还有郊区的分厂。”柳钧这么识相,汪总就心平气和,“目前市区的工厂用的都是老设备,郊区分厂用的大半是日本进口的设备,你打算从哪儿看起?”

柳钧想了想,道:“我们可以不可以先从测试设备入手?”

汪总深深看柳钧一眼,带柳钧去往一处爬满藤萝的二楼房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从测试中心出来,汪总根本就无视了公司的规矩,连在线生产的产品都带着柳钧详看。

杨巡得知一老一少一路喋喋不休地又奔去郊区分厂,惊讶之余,对柳钧又有一层新的认识。他一直对于买市一机地块而搭配上的一重工厂头痛万分。他不懂行,他的合作者申宝田是做衣服的,也不懂行。他家唯有杨巡学的是跟机械

有点儿擦边的,可杨巡自大学毕业后就没再碰一下机器。他唯有与申宝田摸索着管理。柳钧与汪总的良好接触让他想到,或许外来和尚能念经?

柳钧跟着汪总在日本人主持建造的分厂如鱼得水。他非常遗憾地看到,有几台精良的数控机床冷冷清清地停着,打听之下,原来日本人撤走后,市一机一帮技术人员多方探究都摸不清其运行办法,原来的加工结束后,他们只好无奈地让设备闲置了。想重新启动,除非出大价钱请设备制造方的工程师过来调试,而制造方决不公开其核心技术。

在公司并不生产高精尖产品的前提下,两位老板自然不肯下此血本开动这几台数控机床。柳钧第一次亲眼目睹技术壁垒。

“市一机被一帮志不在制造的老板给弄死了。”汪总说起来无限感慨,

“可是因着这些进口设备,我们就能轻易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非常讽刺。”

“汪总,请恕我多嘴,无论如何,即使眼前这几台闲置,市一机的设备相对目前的产品,依然是大材小用。”

“可是谁来主持开发新产品呢?领导们一茬一茬地换,注定他们的想法都是短期行为,他们眼里有更高利润的其他产业。而我们研发新产品这种不一定成功,却一定高投入的傻事,谁愿意?”

“悲哀。”

“是啊,很悲哀。但我最悲哀的是我们的工资留不住年轻技术人才。这一行没有奇迹,没有跨越,需要的是踏踏实实长年累月的积累,积累十年八年才是出成果的时候,可是他们都不到五年,全走了。不仅是市一机,我看来全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机械工程师断层,与当年“文革”时候差不多的断层。你说,以后怎么办啊,我们国家靠卖衣服鞋子给外国,有救吗?”

“你有精力,又有自家财力可以支配,多让人羡慕。但这条路不好走啊。”

柳钧心里又冒出那个一年之期,可是面对汪总的殷殷期盼,他心虚起来,自己又何尝不是抱着打一枪就走的短期心理?他忽然感觉自己比较可耻,这阴险着是在不负责任地利用汪总的希望和汪总的热血。他心里有点矛盾。